

皇明肅皇外史

鄭平知
PDG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十七

涑川范守己輯

丁酉嘉靖十有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

是為穆宗莊皇帝康妃杜氏出也

附錄御史張景劾祭酒許成名賄賂潛通司業童承敘同流合污下吏部議尚書許瓚覆題摸稜持兩端帝曰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仍再擬奏讚乃擬宜留用帝從之命名等砥礪振作以圖後效

三月毀湛若水書院

御史游居敬上言乞戒邪僻大臣以端士習謂王

守仁以致良知為學。湛若水以體認天理為學。皆
祖宋儒陸九淵之說。稍變其辭。以號召喜名媒利
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猶不可泯。彼若
水者。一迂腐之儒耳。而廣收無賴無廉介之節。私
創書院。為不經之行。聽其言亦近是。考其行則大
非也。乞加罷斥。仍行禁諭。以正人心。下吏禮部議
尚書許讚嚴嵩會奏。王守仁已經禁約。難再別議。
湛若水自守南雍以來。間有生徒附和標榜。居敬
所列。未免責備之過耳。若水年已七十。屢次乞休。
奉有明旨留用。亦難別擬。帝曰。若水既有成命。
乃私創書院。宜置于理。姑不問。令有司毀之。

議建離宮

帝欲于沙河建立離宮，勅工部計直非七百萬不可。帝命庀材鳩工，以待修營。

夏四月，議討安南。

安南自黎利得國後，六傳至暲，為其臣鄭惟鍾所弑。有諒山將陳暲殺鄭惟鍾自立，復為陳真所逐，退走諒山。陳真、鄭綏等共立諲嗣國，遣真攻暲于諒山。暲病死，其子昇復據諒山。有荆門人莫登庸者，世業漁，以武舉為陳暲參督，自拔歸諲，屢立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乃以重賂賂諲左右，諷舉已典兵柄。既而漸橫，妻諲母，除諲左右，皆易以親信。

乃退居海陽府。諱忿起兵攻之不克，敗走清華。登庸乃立諱弟應實。諱母妻登庸後所生也。已而登庸酖應死，自立為帝，改元明德。嘉靖九年，復傳位與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時黎諱尚保清華，屢遣使來告變，道梗不達。已而登庸奪清華諱走乂安，又以兵迫走老樞死。故臣黎峒等立其子寧甫，七歲居清化之水州。遣陪臣鄭惟儵來奏登庸篡立狀。帝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而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以安南道梗，停不發。至是，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羣臣紛紛不決。禮兵部謂登庸弑主，僭竊阻逆，朝貢法所必誅。請命帥討之。羣臣多

謂彼中要領未詳、帥未可出、宜勅邊臣體勘、且傳諭登庸、如能悔罪、輸忠許其款服、戶部侍郎唐胄獨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兩廣遂少邊警、自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敵、中國為黎氏復讐、帝竟主討議、且勅邊臣先體勘之、

宥戍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不宥、

給事中田濡奏請廣遣戍之赦、下刑部議、尚書唐龍覆言、累年戍邊諸臣、楊慎等三十三名、馬錄等一百九名、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宥者

獨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
八人耳田濡所惜正在于此今查慎等俱為大禮
錄為大獄呂經激變遼卒馮恩進言狂率俱編行
伍戌守遠荒固彼自取之罪但慎錄等編發俱已
十年顛沛既久創艾實深况豐熙年近七十劉濟
已死戌所呂經革弊乖張亂已旋定馮恩進言狂
誕心亦無他乞俯從眾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或
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實皇上浩蕩之恩諸臣
望外再生之幸也帝曰楊慎馬錄等仍不放宥
五月謹身殿災

時雷火着殿上燼熟諸蓋帝諭輔臣及禮官勅

勵百官同加修省御史何惟栢上言陛下因雷
火之儆反躬自訟此深察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
機也然明僻覈于天人之故則莫急于節一己之
欲以得天下之心數年以來災異疊見居者多菜
色勞者填溝壑流離困苦無所控訴邊儲帑藏內
外告竭陛下修省之餘留神獨斷亦酌緩急之
序析利害之祥熟思之而已夫兩宮山陵之建勢
不容已沙河功德之役亦在可緩者沙河以七百
萬計功德之役亦不下二百萬矣安南軍餉亦不
下四百萬矣臣恐雖有聚斂之臣亦無所施其術
也乞緩沙河功德二處以併力兩宮安南之征慎

于謀始則民心不搖天心自享矣疏入不報
附錄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要貨納賄視為去
留已而苞苴盈門故高其價以脅取之御史桑喬
等疏列其狀嵩奏辨以為求白心迹胡汝霖上言
大臣被劾不宜奏辨以喪廉恥從之然竟置不問
秋七月文選郎中楊育秀謫補外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劾育秀賄賂公行以書奏承
舍關通請託每承舍求書奏疏先餽白金二千兩
方為收用下吏部覆覈許讚謂吏部嚴重清議俱
存顧承舍之役開納止八十金而乃以二十金求
入書奏事之有無亦易見矣奏上帝謂讚繁辭

曲護奪俸二月育秀降級補外任革去承舍書奏
止用國子生

八月奪霍韜及給事中尹相等祿俸

南京給事中尹相等劾韜悖慢怨望丁祭先期習
樂縱飲于太常且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
宜加斥免下南京吏部都察院會核其事已而覆
奏謂韜位居大臣量鮮休容職司邦禮矩度疎濶
尹相等以傳聞具奏言亦過當復下吏部詳議許
讚覆奏霍韜習樂飲酒固太常故事移酌松下未
免褻觀既經部院核明莫逃洞燭帝謂霍韜取
魚移酌失大臣體奪俸四月尹相等言辭過實奪

俸二月

勅雲南兩廣守臣會討安南

初命邊臣體勘安南事。又勅錦衣衛遣官使彼國
察之。久未得要領。已而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
與世守雲南沐朝輔招致安南夷人刀鮮等。為我
間諜。搜緝彼中刺事者。亡何登庸遣偽知州阮璟
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刀鮮等執之。併獲
偽印一方。偽大誥一通。致文盛處。疏聞于朝。兵部
請梟璟于邊。以威登庸。帝曰。登庸篡奪黎氏。偽
作大誥。罪在不赦。即勅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預整
士馬。協力征勦。刀鮮等各與冠服。仍賞白金三十

兩汪文盛沐朝輔各降勅嘉之

附錄蜀王奏四川都指揮使劉永昌恣肆不法假
餽玉帶鹿鶴挾索財物與承奉周琦構卻不已下
刑部覆議奪永昌官三級別用之

奪陝西總制劉天和祿俸

天和上言宜自徐斌水至鳴沙洲百有二十里改
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下兵部議張瓚覆言疆
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撤移先年河套失守遽為
虜巢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甚非計之
得也帝曰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
成效劉天和蹈襲故轍擅興妄議本宜重繩姑奪

俸半年。

九月逮繫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革應天鄉貢士應制南宮。

初應天呈到試錄禮官嚴嵩劾其品儻文字不填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紀為問所對多譏訕語當置于理遂命官校逮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在所巡按即訊所取鄉舉不許赴南宮彙試耐錄巡按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處採砂銷鑄白金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今礦

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井山次第開採恐復微細徒費財力下兵部議行勘覈帝命撫按官極力採取因責戶部推諉姑原不問

清覈蘇湖杭嘉松常鎮江田賦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上言蘇湖等七府為田賦淵藪供需甲天下而州縣都圖各有總胥糾結黨比那移飛灑欺官蠹民歲侵萬計嘉靖六九年兩勅清覈未有一人奉行德意乞申勅撫按官勒期舉行務臻實效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言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松嘉湖等府視他郡為尤重田賦定于版籍而欺隱飛灑等弊在今日為尤多以

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多田而寡賦害及民生
大虧國計宜咨撫按官督率守令次第清理從之
附錄巡按廣東御史余光私遣官入安南責令稱
臣復上奏妄引五季六朝等語帝怒奪俸一年
冬十有一月下巡按廣東御史余光于法司即訊下
廣東布政使陸杰參議余鎰按察使蔣淦副使鄒守
愚于巡撫官即訊

禮官嚴嵩指摘廣東試錄謂體存故可以厚本用
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
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
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

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先法司鞠問提調官陸杰余鋟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十有二月以郭英侑享太廟。

初禮官夏言上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于朝廷魏祀尚書令于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四三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武功也我朝二祖開創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贊翊治平豈無魏徵李沆其人乎今侑享二祖廟十有七人內惟基廣孝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

求六朝文武大臣功在當時澤及後世者請上裁定。帝不許。至是武定侯勛上言乞以其祖英侑享高廟。下禮部集議。僉云不可。給事中邢如默戶部侍郎唐胄各上言廟祀諸臣位次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增損乎。勛遂言往年進基侑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武臣乃紛紛阻忌如此。帝是勛言命英從祀。先是各功臣位次俱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位公侯上。帝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仍以爵序。于是列英河間東平黔寧三王下永義侯上基列永義侯下矣。

卷十七終